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第三百二十六號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價外國各埠加倍大洋其計算郵費先惠郵均作在內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腸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驅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条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招登廣告

凡欲營業發達•名聞中外者•其惟廣告乎•海上報紙而能爲社會人人所歡迎者•其惟晶報乎•晶報歡迎小•名聲絕大•如登晶報廣告○不但內容•而收効極遠•晶報載容•名者妙文•不可勝如•故閱是報者•真下愛登珍歷•永久保存•如刊中廣告•亦必永遠存在•者外行家•富於廣告售智識價•査試刊登晶報平○定賜檢廣•排列檢刊•如蒙望刊•無任款迎•諸通信當平街一百六十一號○即中派人來前接洽•成電話中央二千四百二十八號•晶報廣告處啓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冊•卷•屏•外•均折半取値•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男女兼收招生

本校創辦於公四年一切學科注意實用採最新教書法徵聘教授上課每晚七時至九時學級極限四年畢業可勝過他處學校七年肄業校內亦備交通便利有志向學者請速致函本埠法租界東巨籟達路求是學校索閱章程（附郵一分）

求是商業英文夜學校 校長陶雪生啟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治之難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能消癧散結無論已潰未潰服之見效如瘰癧初起服此丸一月可消三日見效服一二瓶即愈消退水呑服每日早晚各服二錢童年減半外埠函購每瓶三洋五元外加寄費另有摩膏一錠兼治一切每錠加用一分購丸一料贈送一錠

發行所 上海寶善街五馬路兵界西弄一八〇號

正威大藥房謹識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製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李春濤題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爲社會各界所許陸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中外讚承當代偉人領賜匾額獎狀足見本公司名傳遐邇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改造麻面 功勝陸制

患麻面者於少年時代頗覺煩惱父母亦所難過之去其難免遺憾之痕不能成男女亦一蓋麻面起於天花而變成之有術能除去其患者之面施刀斑點不可能一家有巧妙治法數年來麻面之新法經本藥房多年研究發明天下不平麻面之奇效專治男女麻面如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新奇方功凡少年男女有麻面者皆可治之效驗無比並有函授章程不取分文欲知詳細來函附郵即寄八仙橋愛而近路永泰里一號新大藥房啓

張世楷秘製西醫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不固傳染妻子或胎害致月傳子女爲一生之大害此膏能除根不能不調之說本膏不佳傳良方供諸世人爲世之利濟工本將來大有傳之利

功效

此膏藥貼在患處起初貼之能內消既破者亦可貼之有刀圭之功效貼一星期可除根一退還原價每張大洋二角外埠函購加郵費一角五分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康里口博愛醫院郵購外埠函購從寄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一百八十興業里中西藥房諸君可就近購取

君欲上便安游海宜穩乎

大行臺旅社 新改良減價機會

神州潑克出版預告

本報出版以來。銷路日見發達。現又組織五彩畫報。定名神州潑克。一俟籌備就緒。即行出版。以副愛閱諸君之盛意。再本報仍循舊例。每逢陽曆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等日發行。以符（晶）字三日一出之原意。閱者注意。 晶報館啓

□閱報諸君鑒 本報現因籌備神州潑克畫報、晶報仍循舊例、三日一出、所有預付隔日一出之報費者、當照定報價格、加長日期計算、補發收條 [illegible]

十年癩頭 十日愈

英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效•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電報局胡開文筆墨莊•

男女生殖器病自療法

預約大洋八角

九月底截止十月中出版

凡吾國人之患陽精不早洩者子宮不孕者而醫藥不效者於是求醫之者每致女子以生殖器病之難治不知法此書研究者將生殖器病之自療法詳細說明生理衛生之理及自療之方法均有一章分本院內附設醫學函授講習科凡上海華安里院醫院郵局及各埠總發行所養生院均有代售 啓

靈子術秘鑰

特價全書一元二角

九月發售十月中出書

君欲知宇宙之靈妙者欲得強身卻病之術者必讀是書 以靈子術之奧妙……既成功預約者送觀覽券一紙

普救臌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本堂秘製臌脹神效丹•(說明從略) 定價每服洋……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興里西第一百八十號 正威大藥房

美貌嬌容 少年化鬍散

永泰棧烟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口 號

尚有萬應十滴水 廣東新藥中華目藥 均係家常必備之品 每瓶售洋一角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新世界西首 三西公司

花柳聖人 愛克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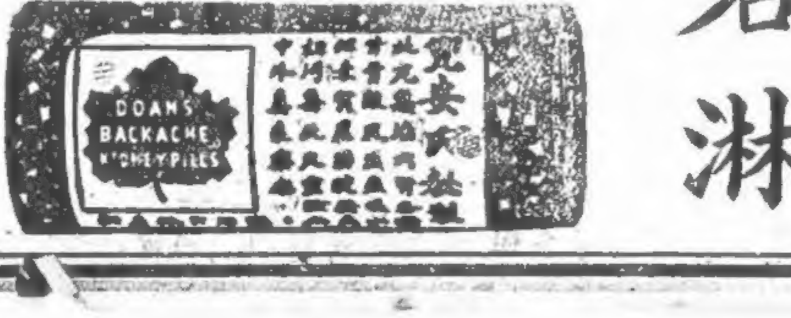
內外兼用每瓶一元二角

此藥對於各種花柳病如五淋白濁下疳魚口橫痃便毒梅瘡等症既能療治其已發亦能預防其未發內外兼施功效卓著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 臂筋痛神經痛 膀胱炎沙石淋 小便諸疾 皆腎病也 治以此丸 大有奇效

每瓶一元四角 每打十四元



圖中寓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

戲僞晉某氏書傷夫下體之讞判 （丹翁）

某氏以明君之淑姿。歸高安之末胄。計年已倍。用情不專。遂作姻緣之孽。却扇已驚狼狽。偶觀繡事。停針難出鴛鴦。未容割肉之仁。空感布灰之恭。芳心脈脈。忽發殺機。妙指纖纖。頓成辣手。與老奴結髮。情何以堪。爲小賊剃頭。勢所必至。雞肋可棄。燕尾旋張。捉江都之鈍根。（非青浦之鈍根）試并州之利器。啓手蹲下。比小雅之鸞刀。流血褲中。織周書之漂杵。森嚴鬪教。且堪於猶太之挑筋。輝映史箴。更烈於夏侯之斷鼻。某自宛就木。偏喜生黃。妖氛隱伏於閨闈。禍水沼滋於衽席。鬼兵棄甲。久無陷陣之奇功。慈草沾花。復作芸人之妄念。詳稽妒律。適用腐刑。以勵欲跳。（平聲）雖未成鼠獄之傑。益眠難忍。宜執行蠶室之宮。有何比吳淞半江。竚成涸轍。應終感春風二月。哉及枯楊。一則義且滅親。一則孽非天作。角枕應黃門之疑。婚錯以人道也而離。短兵接娘子之軍。爰書於自衞乎何罪。

張佳人与吳小鬼 （愛嫣）

張紹曾與吳佩孚、兩個人本來是合唱雙簧的、唱的這一齣廬山會議、剛剛上場、鎮木一拍、說不到三句、誰知在背後說話的吳佩孚、已經溜到後台去了、忽然鑼鼓喧天、紅面孔與黑面孔、廝殺了一場、張紹曾揩了眉心裏的白粉、跑到上海來、要想拉幾個人兒、綳綳場面、可惜像岑春煊陸榮廷一班人、都是鬥敗的公雞、又被蔣作賓罵了一頓、說什麼『聊本佳人、奈何從賊』、張紹曾明明是個男子、又是個將軍、却稱他爲佳人、漢武帝說、佳人難再得、這位張佳人剃了鬍子、或者廬山眞面目、是『個佳人嗎、至於吳子玉、有人稱他爲巡使、呼他爲將軍、東征西討、赫赫大名的吳威將軍、至少也是個偉人、不想廣州的報紙上、呼他爲吳小鬼、這個吳小鬼、要是在上海笑『裏叫叫、還沒什麼、報上登出來、未免太發濟了嗎、可是北京的曹陸、素有金剛之稱、却不可遇到他、謹防小鬼跌金剛啊、

解紛 （空我）

小隱、疑始、覺生、諸子、對於英秀慶頂珠靴鞋之爭、紛紜久之、莫或能決、其實兩皆是也、我爲分述如下、

小隱之言、英秀但靴而不鞋、蓋小隱曾未見英秀着鞋打裹腿之慶頂珠、必強其盲從、則鳥乎可、小隱就其所見而立論是也、

疑始之言、英秀先靴後鞋、蓋疑始旣見英秀着鞋打裹腿、又聞老於劇學者謂英秀嘗先着靴、就事論事、亦是也、

覺生之言、大箱中初無洒鞋裹腿、蓋覺生所據、爲守之規範也、不知作俑者、已先有健寶鑒蘆花蕩之張飛、黃三審七長亭之李七、英秀亦效法耳、特被人所用、皆私置而非公有者、故覺生無由察知、所言亦是也、

或有人謂慶頂珠不應着靴者、則已出辨論之外、適自形其陋且妄耳、不足與言劇也、

王瑤卿久與英秀同演斯劇、所言自較吾人觀於台下頭刻削者爲確切、今使復不佞一書、足以解一切之紛糾矣、吾願小隱疑始覺生諸子、別作劇學究討之文、以光吾報、慶頂珠靴鞋之辨、可卽此止矣、吾報對於見愛者之惠稿、凡文字修潔、意旨和正、或滑稽趣妙、記事詳實者、無不歡欣刊布、苟有無謂之攻訐、妄謬之泛論、毫無一顧之價值者、概從謝絕、幸閱者諒之、瑤卿原書、影印付刊、

予書至此、忽見某報、謂小隱見敗於某、不知此事、祇有是非、無所謂勝敗也、況小隱所言、又非若某之一無所知、而妄肆鼓簧之可同日語也、小隱雖敗、亦祇可自爲敗於英秀之忽亂規例、而決非敗於豎子之足云敗也、凌霄海鳴二先生、不在爭列、故前論不與焉、

張將軍之詩 （小隱）

辛亥一役、首向清室提出十九信條者、卽今日高唱廬山會議之張紹曾將軍也、當武漢起義時、將軍駐軍灤州、實有可爲、惜進退失據、未幾而卸甲居津、時當陽陳小石先生、猶在直督任、聞將軍之來、特以烟酒爲遺、將軍答拜時、攜其四五歲之女公子俱往、以明無他、亦可見其怯矣、民國以來、蟄伏已久、近爲吳子玉、齎廬山會議策、不憚奔走之勞、日前來滬、語人云、廬山會議之名詞、以十五晝夜尋思之力得來、地點好、風景好、卽外國人亦皆於是避暑、況广下爲廬、尤非盧子嘉出頭不可、是以怨怒無統、從事遊說矣、有人述其近作、詩曰、

腥風血雨遍神州。十載烽烟尚未收。
每憶□山悲往事。且攜漢水滌前愁。
瀟湘爲又添新怨。巫峽依然鎖急流。
兩度岳陽咏眺處。蕭森滿目洞庭秋。

復有人和其原韻、詩曰、

不堪回首憶□州。撤手軍符永不收。
難藉神機醫妓病。時操魔術解窮愁。
岳陽一屁高三丈。春潘頻呼似下流。
遙望瀟湘多鬼氣。廬山風雨黯然秋。

聞將軍精長州符、嘗爲北里中人醫病、神機一軍、蓋詠其事也、

□敬挽陳伯甡王太夫人
生有自來去知所返。考終登耆子教成名。（寒雲）
壽母多生覺。高門萬善根。（丹翁）

□陳思霖復本報記者寒雲書□

評劉疏點

□綠牡丹之貪蟾送酒 （林屋）

余前評綠伶送酒、僅言舞勢、不及唱腔者、以觀客滿堂、余坐最遠、不但聽未能明、亦且觀未能見、（劇場大於各園、又後排座上人、或起坐倚背『或起立崗心也』）及中劇偶起立遠望、見唱者方捲袖作勢、知爲唱崑、此劇原本、崑爲小宴、小宴中無折腰姿勢、而唱者有之、余遂評其爲似貴妃醉酒之鷂子翻身、後聞友人言、其所唱乃百花點將、非小宴、其折腰乃臥魚、非鷂子翻身、若是則評者疏矣、然此劇雖爲時伶所編、不若亂劇之規矩嚴正、要亦與拾黃金、戲迷傳、任意亂唱者有別、易小宴爲點將、恐亦未合、況點將卽須爲點將身段、點將中有無臥魚姿勢、當質於精崑曲者、余不敢臆論也、

洒鞋裹腿之鐵證 （少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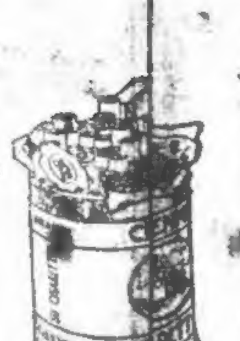
日昨予同丁君慕琴、至王又宸寓所、偶談及蕭恩打扮問題、又宸曰、譚老頭子扮蕭恩、確是洒鞋裹腿、內子言之頗詳、予謂何不請『夫人出堂』、一說始末、於是其夫人翩請而出、夫人非他、乃譚英秀嬌親女兒也、相見畢、『西向與又宸並肩坐、其言曰、（其京白）『我們老爺子在庚子以前、唱這齣戲原穿靴子、常自個兒說總不是樣兒、老佛爺回鑾後、宮裏傳差、有一次是唱這個戲、當時有個太監、叫什麼聲ゝ字我可忘啦、預先給我們老爺子、做了一雙洒鞋、是青緞魚鱗帮、魚鱗是白絲線納的、鞋尾巴也是個魚尾巴樣兒、老爺子看這雙鞋、針工很好、又是某太監的好意、所以就穿了、可是只有這雙鞋、並沒有裹腿、既然不穿靴子、穿這雙鞋啦、不能撇着褲腿兒啊、當時啊、只弄塊青布胡亂裹上、終嫌不是樣兒、過些日子、跟包的周升、要討歡喜、在外面定做了一付裹腿、是黑白相間的條兒的花、從此唱打魚殺家、就穿某太監贈的那雙魚鱗帮洒鞋、裹周升做的那付裹腿了、周升還沒死、都有招有對的、』予問、『那雙洒鞋現在還有沒有、』他答說、『怎麼沒有啊、我還記得這雙鞋子也破啦、線也綻啦、』予問現在要有這雙鞋、可否照一個鞋像、以作証據、他說、可以、那也不是難事、予說請寫信到北京時、帶一筆問問鞋的下落、他說那成、

嵌字集句 （林屋）

嵌字集句、二字尤不易工、近得數則『集宋蘇玉局句、擬女伶瀟湘雲聯云、「日望（瀟）（湘）隔秋水。手扶（雲）漢天章。」集明周立勳湯顯祖句、擬玉牡丹聯云、「舞袖初回（玉）笙炙。（曲名）挑燈閒看（牡）（丹）亭。」集西廂句、擬歌妓花美玉聯云、「顚鸞倒（花）梢弄影。嬌滴滴（美）（玉）無瑕。」首聯似工矣、而出句終嫌生僻、三聯不僻矣、而次句終覺形容不似、次聯似矣、而次句偏就貌言猶可、不然、以白玉無瑕稱妓、豈不謬耶、措於取捨、於此可見、安┘得文章天成之妙乎、

秋興八首改杜 （五） （阿蘇自北京寄）

要人生日走湯山。水送遼東保定間。
宿有羊城吹大炮。北來錢粟擁崇關。
（崇關者、崇文門之關也。）
令傳楊潤翻公債。兵繞陳威打嫩顏。
一臥燈盤驚歲晚。幾回躲賭避衙班。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
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經理

大前門

□施濟羣君贈新聲第六期一冊、中華圖書館贈禮拜六第一百三十六期二冊、大東書局贈遊戲世界第六期一冊、蘇州鄭逸梅君贈消閒月刊第六期一冊、統此聲謝、

□消閒[illegible]不愧短篇小說、不宜分期、[illegible]宜選雅趣多致之品、出賣野人頭、大爲不必、或以撰述人小影、冠於所作文字前、亦佳、紫錦小說爲甩結、[illegible]拾人唾涂、亦可删矣、次序欲嫌紊亂、似宜整之、狂言乞恕、（寒雲）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 （李涵秋著）

□三五□

第二回　死要臉硬料幌妮女　活打胎一本糊塗賬

翠蘋又瞞怪他瞞着自己、竟跑入城去坐館、又因爲肚腹漸漸膨脹、深恐吃父親識破、問他代辦打胎的藥、可曾預備、露蘭一面搪塞翠蘋、一面在館裏盼望笑春、有時和那彩官問起他的姐姐、也探聽不出甚麼消息、這一天剛坐在書房裏納悶、偏生那個不解事的小哈吧狗、只管在腳邊跑來跑去、露蘭使起性子、踢了他一脚、那狗便猖猖的叫喚、却好彩官從窗邊走出來、笑對露蘭說道、老師怎麼和這狗生氣、我姐姐昨天還和我說、他很愛這狗有趣、想問老師買了幾多銀子、姐姐情願照價送給老師、將這狗帶向上房裏去喂養、……露蘭驟然聽見這句話、彷彿接了大總統命令一般、登時眉飛色舞、跳起身子說道、可以可以、令姊既然賞識這哈吧狗『這個是這哈吧狗的造化、且是小子的造化、你快捧進去、交給令姊、千萬勿提銀子的話、彼此情愛、要值多少、（公然提到情愛兩字、不愧不堪）銀子算是一件甚麼東西、……他雖然在這裏哆囉哆囉的嚼這舌頭、彩官那裏去理會、早雙手將狗抱入懷裏、拔起脚步就走、露蘭急不待緩、連忙將他扯了扯、悄沒聲的笑道、但有一件、你須同令姊說個明白、他倘若感念我這好意、叫他親自出來向我謝一謝、我死了也瞑目、……彩官點了點頭、徑自如飛走入裏面去了、露蘭這時候已是喜出望外、拍着手自言自語說道、天下事打那裏說起、我在先若是意軟兒一點、將這贄敬交給爹媽、如何會買到這狗、若不買到這狗、今日如何有這機會、把這狗送給梅小姐、算做進見之禮、哈哈、替男女牽馬的、或是丫環、或是使婢、或是老鴇、或是馬泊六、不料我露蘭要出把戲來却與衆不同、不料這婷婷嫋嫋的小紅娘、竟變了我這墳上落下的哈吧狗、早知狗有這樣功勞、我適才也不該踢他那一脚、豈非罪過、越想越是得意、又暗暗笑道、我這狗進去、梅小姐一定便要出來了、我光在這裏胡思亂想、豈不誤了大事、當下忙不迭的、分付伺候書房的那個小廝、趕快拾了一盆熱水、倒入臉盆裏、拿起手巾、死命的在那裏將頭臉揩擦、恨不多將寒毛孔裏的血珠子都擦出來、方才住手、另外用了半瓶雪花膏、從腦袋至頸項脖子、膩得有一二分厚、從自家箱子裏取出一件玄色鐵機寧本夾馬褂兒、套在皮袍上面、拾起袖子向鼻上聞了聞、又苦沒有香氣、急切又來不及去買花露香水、不免急得抓耳撓腮、自發了一回怔、忽斷他臥室至心靈、便用那棕欖香皂、下死勁的在衣服上刮了又刮、然後又把那洋皂揣入口袋裏、覺得馥馥芬芳、撲人鼻觀、心下再快活不過、他這番做作、早把旁邊站的那個小廝看得呆了、摀着嘴笑道、好個標緻師爺、這一打扮起來、簡直和新郎官一般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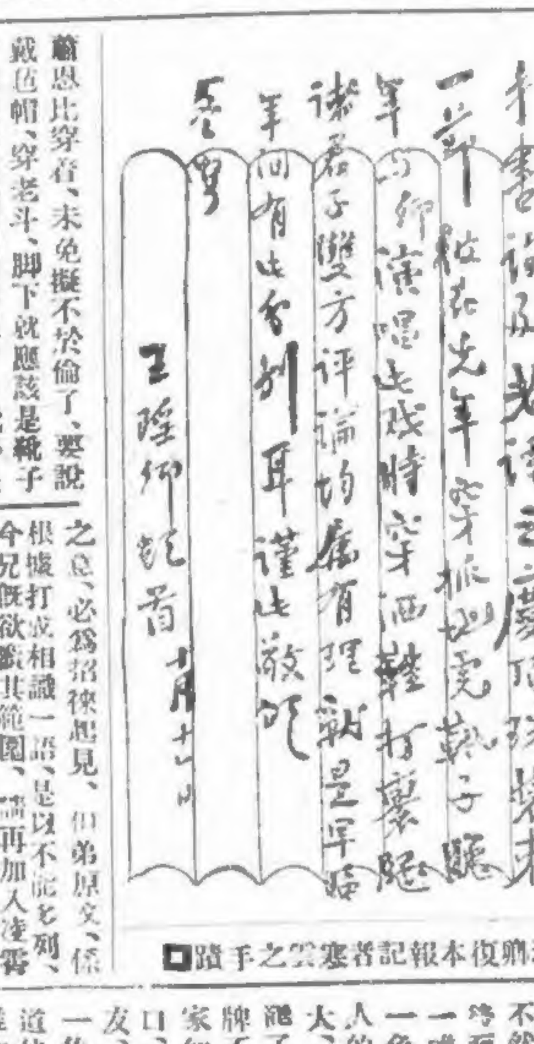
說詩解頤 （蠖腰）

昔有嘲人薙髮者、戲改唐人絕句云、老大離家少小回。鄉音無改鬢毛摧。老妻相見不相識。笑問兒從何處來。（讀者以爲趣絕、清季、學生黨人輩、已多薙去辮髮者、有人嘲以詩云、）老大離家少小回。鄉音無改頂毛摧。老妻相見不相識。笑問僧從何處來。又有嘲女子放足者云、細小雙家放大回。鄉音無改足尖摧。小姑相見不相識。笑問尼從何處來。皆妙。

▲勘誤　前期本欄末行『莫乎國務』句、『乎』誤排向、

荅伯蘇 （小隱）

海鳴說我發言太急、我很慚愧、那裏曉得、伯蘇比我還急的利害、我那篇譜敬伯蘇、打從標題上、就客客氣氣、『誰想伯蘇』、哇啦哇啦的大吵一場、我只得拿高登的話來奉贈他、曰、好不識抬舉、至於他所說的話、完全沒有理由、諸如他說『小隱安知其不備靴、豈做夢到過齋恩家耶』、要按遺繫說、伯蘇必謂齋恩滿靴、難道說是做夢到過齋恩家耶、桑園寄子、誠如伯蘇言、我沒有見識過、但是把一個萬貫家財的鄧伯道、拿來同打魚殺家的蕭恩比穿着、未免擬不於倫了、要說戴氈帽、穿老斗、脚下就應該是靴子、『也不盡然、請問老薛保、是靴子是鞋呢、我們爭論的是茶衣、你說到老斗上去、所以我要問明白、既然說到老斗、那便不知道是披在身上、還用你說嗎、那是不是廢話、不過因你所說、我再破解幾句、以後這類如村婦駡街的論調、恕不置答了、



□王瑤卿復本報記者寒雲之手蹟□

旅京雜志 （民寫自北京寄）

□馬二先生說、洋車比馬車快、洋燈比電燈亮、這兩樁是北京的特色、現在電燈總算比從前亮了、那馬車還是慢騰騰的、除掉了這兩樁、還有幾種特色、地安門一帶、有戴了頂子、拖了花翎的人坐洋車、外省是沒有的了、又有男子在洋車上裝十隻水月電燈、滿街飛跑、如果在外埠、一定要惹人發笑、北京却不以爲奇、又有挑糞的把糞桶背在肩尖上、沿路把杓子超糞、順手超進去、不會遺一點在外頭、比什麼都準、好像外省也沒有的、

□通訊□

□大雄先生、兒女英雄傳研究問題一稿、兄於何候吞下、代增及其他一句、致與下文語氣、不甚符合、寬兄之意、必爲招徠起見、但弟原文、係根據打戲相識一語、是以不能多列、令兄既欲斷其範圍、請再加入凌霄寒雲林屋諸公、既欲研究、必求識者『若夫捧角家、則敬當謝絕也、以爲何如、（小隱）

□小隱先生、來書所言、實獲我心、佛頭着糞、良深歉仄、惟以『及其他』三字、竟引『及其他』之嘵嘵、殊出意外、今而後、始知天下事、以不『及其他』爲最穩健也、一笑、（大雄）

□上期答雲霖軒主篇中、宜與有別句、誤植則、

秋興侯話 （十八） （漱六山房）

懷雲進其抑塞辛酸之氣、傾筐倒篋、出之、諸人屏息靜聽、司帳者且力舉其手、亦示贊成、飛嘯不敢聲、面白若紙、一臂爲懷雲所執、劇痛欲裂、自思吾眞爲莽、翠娟不在此間、而冒然覓入他人之室、苟眞執我以赴警區者、吾將奈何、計惟有向彼謝罪、冀其釋我而已、雖然、害懷雲者、吾之大敵、且頭乃謂我至於極地、鄙我不值一文、吾將持何面目、乞憐於彼、顧此事明明錯誤、再無他法、足以自脫、思極汗漬其額、不則言曰、唐先生、吾殊有罪『乃誤以君爲引誘吾妻之人、吾知過矣、君執我甚急、臂痛欲折、請先釋我、而後陶君謝罪可乎、懷雲曰、郎君何夜、亦無庸汝之謝罪、語已、立釋其手、且曰、汝立此勿動、敢動一步者、汝無[illegible]、旣捲、窗乃洞開、微風颯然面入、掀帳寒帷、飄飄欲舉『盛注目不已、儼似床下有人、呼之欲出也、

一年有半 （七九） （天笑戲述）

伯濤道、可不是嗎、我們在杭州又又小麻雀、打打小撲克、也是如此、譬如你在贏的當兒、忽然遇着一件不高興的事、立刻便輸了、又譬如在輸的當兒、忽然遇着一件很高興的事、便也會轉風、任憑你不迷信的人兒、一到了賭錢的時候、也便迷信了、其實我想這是心理作用、叔祿道、他們老賭客、對於這種迷信的事多着呢、倘然今天預備賭錢的、遇着不高興的事、不賭、遇着有人問他借錢、或是討債、不賭、最奇怪的要是送什麼書來、也不賭、因爲書與輸同音、送書來、可不是輸的先兆嗎、今天謝老二、本來是輸的、我們兩人去了、又是什麼財神菩薩的亂嚷、一回兒他就神旺起來了、你想賭錢的人、精神一旺、的確是有影響的、譬如打撲克、你只催連碰三個頂子、無論怎麼樣、教你的精神漸漸萎靡下去、再也提不起來、這一場撲克、便甭休想贏了、他們今天這個撲克、可惜是停了、不然、謝老二准定還要贏咧、又麻雀也是如此、要是你看碰和的人多、在後面一鬧、往往闖出一副大牌來、常常見一副亂七八糟的牌、竟起牌來一瞧、不想他成功了、也不照規程亂丟、大家在後面起鬨、竟鬧出一副淸一色來的、不是常有的事嗎、因此有種地方、很討厭那種在背後看碰和人的、伯濤道、尋常打打小牌、原是無關緊要、他們打大牌的人、出進旣大、手段也活、顧忌很多、看碰和的人、要是自己知趣、不大多開口、也就罷了、偏偏有等嘴快的人、還要自作聰明、在後面亂加指點、俗語說的、牌不漏風、被他還要一指點、腦筋靈活的人、連你家裏是什麼牌、都被人家知道了、叔祿道、別說在後面瞧三瞧四那種不知趣的人咧、就是不開口、機警的人、也都能留意咧、記得那一天、在某處地方、有幾位蘇州朋友、在那裏打詞牌、一家是『斷二頭同』、四六關招、碰了一記五六、出了一隻二四、又碰了一記么五、又出了一只二五、等的是梅花和了、大家知道他這牌和下來不小、正一位看碰和的也是老作家、很熱心的望他和、誰知等了半天、梅花的面不見、他就在四面轉了一轉、打了一個更、只見對家一對梅花、上家一對梅花、分明是等在莊家裏了、他想喜到明天、也不曾和了、也不再去瞧他、就在煙舖上一横、去呼他的鴉片煙了、就這麼一下子、做大牌的人已經覺察了、吃了上家一隻牌、把梅花拆出來、丟掉了、雖然『頂詞』沒有做成、那梅花的死子丟掉、却依然被他和了、這不是他機警的便宜嗎、